

导电的手指

□周晓枫

或缓,有时悦耳的节奏不停,有时手指长时间悬停而不知所措。指尖接触按键,字符在页面上跳动生成,写作者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空格或换行只是舞蹈中短暂的跨跳——他必须不断回到地面,回到他的轨道和路途。有些梦想只需要遥望,有些梦想更需要开垦——作家的诗和远方,在他的眼里和脚下,他必须依靠一个字一个字地书写,经过一篇又一篇的站台,把自己艰难地运抵。写作者的停歇只为了再次出发,而他的出发没有终点。因为终点本身就不是目的,就像我们跑步是为了强身健体,不是为了撞线一瞬间的快感。持续训练,才能挖掘自身的潜质,才能钻木取火般让写作者从最小的可能性开始,燃烧。

从小,我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作家。回忆起来,这是唯一的理想。我的理想从来没有替代品或备胎,也从未降低渴望的强度。虽然创作的过程断断续续,但如果按时长计算,我已写了三十多年。坦率地说,我并未获得真正的自信,总是心生怀疑,总觉得自己在乎初学者和成熟作家之间的某个位置游移不定。

也许是因为我畏怯的性格,也许是因为我从散文到童话的体裁转换带来的不安,也许是因为我对作家这一称谓抱有超现实的期许幻觉,导致即使我现在的身份是“专业作家”,也

深知自己没有那么“专业”。真正的作家应该是个导电体,他的灵魂灼烫而发光,他带电的文字拥有魔力,挑战自我的作家每每使自己置身险境,然后成功而安全地折返,他的手点石成金,可以让人梦稳心安,也可以让人呼吸急促……我希望具有类似的能力,少数时候我能够安慰自己,多数时候我容易否决自己。不过,保持谨慎和敬畏不是什么坏事,保持灵敏的尺度没有什么坏处,我不愿自己写着写着,就以为自己绝缘的手指电量充沛,或者把触电丧失自控的痉挛当作写作的兴奋。好吧,我信任沉默而辛勤的劳作,胜过依赖所谓的天赋——所以,我宁愿在黑暗中摸索开关,也不愿被漏电中的骤亮照彻。

这是一篇我按照要求完成的创作谈。其实什么创作谈,都不如把创作写好,这样至少可以不谈,或者少谈,然后让作品自己说话。作品好到自己会说话的时候,是不需要作者在旁边帮腔的。我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饶舌者,现在事与愿违——是因为我的嘴里还不能滚动雷声,我的指端还不能制造闪电。



穿越‘杨家大井’

□丁耀明

每当漫步在畅通的温泉隧道,我都会兴奋地想起小时候在矿井巷道内无畏穿行的趣事。

巷道是矿工在地表与矿体之间钻凿出来的平面通路,用来行人、运矿、通风、排水等。

东风莹石矿鼎盛时期有16眼矿井。杨家矿区有这样两眼矿井,一眼纵向,距离330国道2000米左右,是众所周知日常生产使用的“杨家大井”;另一眼横向,与机电车间相隔约2000米,已废弃。听矿工们说,两矿井之间相通,我们小孩就有好奇愿望,什么时候能从这眼矿井通过巷道走到那眼矿井?理想是美好的,天真梦想终于在我初中毕业后的暑假里实现。

新学期我就要到县城读书,母亲高兴地说:“你要读高中了,奖励你满足一个愿望!”我不假思索回答:“想穿越两眼矿井!”我平时也会提到这件事,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大人总不松口,这天是说出来能够实现愿望的最佳时机,我心里美滋滋的。

“好,我们答应你!”父亲毫不犹豫地。工人孩子下井,也要向领导打报告审批后才行,家长按流程办好手续。我邀请也将读高中的一个同学为伴,穿上工作服,戴着矿工安全帽,由矿工余叔叔带领,乘卷扬机,从“杨家大井”井口出发,由上到下像坐电梯一样来到100多米深井底。

井下凉意浓浓,舒爽无比。我们来到人工开凿面积比较大的休息室,井工们正吃完午饭,双方互打招呼。这里有安全帽、雨鞋、雨衣等劳保用品,有钢钎、锤头、三角钎等劳动工具,更有热水瓶、凉水桶、碗筷、排凳等生活用具。我曾经在此蹭过几次饭,喝绿豆汤、清凉汤等,味道相当不错。井工待遇有保障,两面靠岩壁的宽大休

息室是他们应该享受累并快乐着的温馨家室。三个人脚踏高帮套鞋,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地上铺着石子和黏土,像走进崎岖不平的山路一样不灵活。巷道顶部有灯光照着,只见两条铁轨或直线或曲线向深处延伸。余叔叔有文化,要我们用比喻句描述铁轨,同学头头是道地说:“铁轨像两条蛇一样,蜿蜒爬向远方。”我条理清晰地做作业:“闪亮的铁轨像一条巨龙伸往前方。”余叔叔听后不住地点头微笑。目之所及,铁轨安静地躺着,在耀眼光线下,不时闪着光亮,有种无与伦比的韵律。

铁轨上的摇车,有的载着原矿,有的是空车,三五成群地好像被磁铁石吸住了一样,让轨道牵制着。我俩兴奋地前后推着它,左右翻着它,如玩大型玩具似的耍欢。我们看到两壁石墙已经历了时光的洗礼,变得非常光滑。突然见到路旁一个庞然大物,余叔叔介绍说,这是鼓风机,用来输送气体,把洞内旧空气压送出去,又把新鲜空气源源不断补充进来。

走着走着,路不平了,一个个水坑充斥其中,路灯由间隔20米一盏变成40米一盏。余叔叔对我们说,这边已经没有优质脉脉,不是工作场地,所以会越来越黑,再过去就没有路灯了。越往前走,困难越多。他试探地问,要不我们原路回去?我俩都摇摇头。如韩非子所言:“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既来之则行之,这样的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

没有路灯,到了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三个人打开帽上顶灯,它成一圆光环直射前方。大小蜘蛛网,用手触碰,被缠绕黏住,碍事讨厌。蝙蝠调皮地四处飞蹿着,幸灾乐祸地看着我们的无奈。歌德说过:“目标越接近,困

难越增加。”余叔叔走在中间,一手牵一个,为了给我们壮胆,他讲起在部队掷手榴弹最佳投手、野营拉练日行千里、折叠床被如豆腐块、每周出一期黑板报等生动故事,让我们长见识。说到兴奋处,他转移话题告诉我们,退伍后,他直接来到矿区当上工人。自豪乐观的话语为我俩提起精气神,深一脚浅一脚蹒跚走上坑坑洼洼的地带,冒险进入“无人区”。

这里人烟稀少,空气稀薄得令人窒息,铁轨已锈迹斑斑。潮气在空气中慢慢浸润,扩散出一种发霉的味道;满是黏液的隧道湿气很重,鼻子跟一颗围绕的脑袋一样,有些酸涩,无力呼吸。我们差点跌倒,幸好有丰富经验的余叔叔扶持,叫我们戴上口罩,更增进我们加速度的脚步。

理想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能照亮跋涉者心中的每一个角落。洞上水滴不停地落下,打在身上,权作凉爽享受。大家唱着《地道战》《英雄赞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等多首歌曲,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唱道:“越是艰险越向前!”我们的眼神里透射的是自信、无畏和坚毅,心理素质过硬,坚持不懈,身疲力竭也要挺得住。大家互相勉励,赍续前行,终于在步履维艰的时候,峰回路转,豁然开朗,到达目的地,迎来柳暗花明又一井口。

三个人撑破黑幕探出身,太阳光连着酷热暑气扑面而来。拿破仑曾说:“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离成功不远的时候。”越是有难度的梦想,就越有实现价值。三个小时艰难走过3公里长的巷道,我们经历艰辛困苦场面,体验矿工们顽强毅力,感悟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终于圆上穿越矿井心愿!这是我人生中难以忘怀的勇敢刺激一幕。

夏天不适合写诗

(外一首)

□田凌艳

夏天的故事

总会比别的季节 更加滚烫
装满冷饮的冰柜 和墙角的空调
天天‘加班’ 亦是未能处处清凉
沿街的广告牌 桥上的栏杆
慢慢褪了色 显得有些无精打采
行人 车辆 来来往往
把停留和交谈 都自觉缩短

夏天的希望

总会比别的季节 更加敞亮
树荫下 那些行动自如的小摊
总能让你汲取到
一种朴素而又鲜活的力量
自带水杯与餐盒
坚守在热浪之中
为成功卖出小小的一单
连擦脸的毛巾 也在流汗
电影院与商场的人流
以及冰啤酒的销量
显然好过以往
和大海有关的民宿与机票
一直随着夏天的到来 悄悄上涨

夏天的风景

总会比别的季节 更加悠长
大学校园里离别的气氛到处弥漫
关于青春的纪念与出发
都是每个人生命里独一无二的珍藏
孩子们开始计划复习计划假期
童年里的每一个夏天 都交付成长

夏天 不适合写诗

去喝酒 去读书 去追风 去流汗
去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
收集感动 闪闪发光

路人甲的道别

怎么都拦不住回忆

如此倔强 如此顽皮
像围墙顶上簇拥的枝丫
又像夏日里随行的影子
你甚至不用抬头不用转身
就可以轻而易举地
闯入你的视线里
忽然想起街头那些论斤卖的书籍
那密密麻麻的批注里
是浇灌过的汗水
也是咬牙坚持的意义
在交付的那一刻
何尝不是和一段旅程悄然别离
怎么舍得
那仅仅怀揣一份小小的期许
却又无反顾
曾经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了十万八千里
有一天你终将哭着笑着
亲自把她概括为回忆
我们总是一厢情愿地认为
被选择的 才更为珍贵
不够重要 才会被忘记
生活无解 却像变戏法似的出题
也许有太多的选择本身
到最后未必都能领会原意
路人甲的道别
也许是
换一种方式去守护珍惜